

大家小说

人物 掠影

两个梦中角色

濮存昕

“让自己的生命充满自我价值”

孙过庭《书谱》曰：“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意思是，起笔的一点决定此字的形，第一个字往往是整篇书法的格局。电影《鲁迅》的第一场戏是鲁迅在北大演讲，这长段的演讲是角色在片中第一次亮相。一定要下功夫准备好，这是标志成败的一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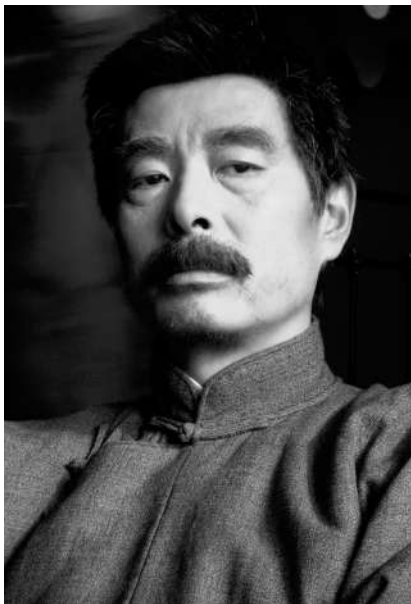
鲁迅先生面对学生们说：“你们是谁？对，是学生。可学生又是什么？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你们是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该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他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因此，他又是孤独的，富于洞察力的，他会从天上看见深渊。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正需要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合时宜的真的知识阶级。”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能“于天上看见深渊”，不光看到地的表皮，还能看到地心。《野草》题辞中也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鲁迅先生深邃的目光能直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今天为之奋斗、为之享受、为之操劳的人生，是为了什么？从一定的哲学意义上讲，它是面对着死亡，面对着生命的结束，在有限的生命中让自己的生命实现自我价值，充满自我精神的认知。也就是说，人想自己在生命中乐观地做些什么，让自己有做的满足感、快乐感。鲁迅的作品主题往往离不开死亡，到最后，他写的那篇遗嘱，写到他，他不宽恕任何人，让他们怨恨去吧。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如同野草，也尽快地死掉，和这黑暗一起死掉。他只有在死的时候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微笑。

在整整两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我一直在练这段演讲，台词早背得滚瓜烂熟，细微处的转折、断句、语气、深思处的静默。我父亲曾用“似有所悟，仍有所思”形容人的思维快感、顿悟时的一丝喜悦，我没事就在宾馆房间里反复琢磨。丁荫楠导演有经验，他把这场片头的戏放在了整个拍摄的最后一天拍，他相信我会越拍状态越好。

那天黎明，我被闹钟叫醒，最后一次去化鲁迅的妆。早六点交妆，我穿好长棉袍，上车去苏州。近三个小时的路程，我在车上睡着了，睁眼时已经过了苏州大学，校园里老式的红砖楼真有时代的味道。

那天是周日，操场上群众演员近两千人，都是苏州大学的学生，已经在清晨集合，换上五四时期的校服，女孩儿梳辫，男孩儿落发，三台摄影机、灯光都到位了，现场组织工作真不容易。一见我下车向现场走来，全



▲濮存昕在电影《鲁迅》中饰演鲁迅

场好像终于真见着了大先生，愣了一会儿，大概觉得“像得嘞”，顿时爆发热烈的掌声。我不禁咧嘴露出我个人的笑容，又一下觉得不能破了相，我现在是鲁迅先生呀。于是立刻收敛表情，很人物感地走进人群让开的甬道，来到场面中心，登上了课桌搭的讲台，感受着拍摄前的现场气氛。这时我告诫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可是考验我的当口，怯场可就没法收拾了。准备了俩月，今天是最后一“哆嗦”了。我不顾仰脸崇拜的学生们，最后再默背着台词，练习和演配角的学生搭话的分寸。摄影师于小群坐在伸过来的摇臂上，一边操作摄影机，一边像飞行员似的向我伸了个大拇指以示加油。

只听丁导演大声号令着稳住现场，近两千人一片寂静。我的神定住了，可内心热血沸腾。只听一声“开始”，我在一片欢呼的掌声中登上课桌讲台，环顾了一下，开始了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同学们，我是上个月回到北平的……”神在帮我！你相信有神灵吗？无形的一种力量从心理、从肾上腺、从呼吸的通畅沉稳、从肩背骨骼的每一个关节上给予我勇气……真的又是“濮一条”！丁荫楠导演大喊“停”，语气是兴奋的，全场又一掌声。按常规技术上还要补一条，我是老演员，知道这个，所以我没松气，等着再来一遍。我想所有拍影视的演员在重头戏关键镜头的拍摄中，都有一往无前、尽善尽美的心态。第二遍来得更好，真的。摄制组有头天到苏州的，有夜里两三点从上海赶来的，已入夏，让这么多群众演员天亮就换上五四时期的春秋装，上午十点多是太阳光线最好的时候，可那时候多热啊，但大家的创作热情是为了在电影中再现鲁迅先生、再现历史，为了镜头中艺术的真实，一切都完成得这样好，能不高兴吗？只见丁荫楠导演又是那么



▲濮存昕在电影《一轮明月》中饰演弘一法师

憨厚地笑着走来，冲我说：“怎么样？可以吧，我看可以了。”我这才意识到拍摄结束了，可以放松出戏了。

下了讲台，要签字、要合影的浪潮一下子涌在我周围。我在拥挤中与丁导演重重地握了下手，丁导吩咐快将我带离现场。我被几名制片组工作人员护着离开了人群，来到了办公楼里的一间屋子。

他们又都去收拾现场，只留下我，一下子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了，我当时有热铁淬火的感觉。真的拍完了，不再化这个妆了，不再穿这身长袍了。两个多月，就要和角色告别了。我想抽支烟。我来到走廊，周日没人上班。终于见一保安在门前过，我竟带着这角色的装束找保安抽烟。烟在肺腑中弥漫着，两个月来，不吸烟的我以角色的名义一直在吸烟，道具师傅专门给我在烟厂订制了没有过滤嘴的烟卷，这烟卷也要与我告别了。看着空气中袅袅的烟雾，我开始回想这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人生如爬坡

演完《鲁迅》和《一轮明月》之后，我又不拍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市场都商业化，使得鲁迅、弘一法师这种题材的电影完全没有票房，但我太喜欢这一类的题材。再一个原因是，拍电影都是提前一两个月来约，但我的话剧计划都是提前一年就排好的，时间和空间没法再填别的东西。我觉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木心的诗说“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时空决定人生的一切，排戏也是。在专门分析剧本、参考资料的阶段，你不用功，对词就会苍白。对词再不用功，到上场走调度了，词还不熟呢，或者词还不在了嘴上，你已经是顾得了吹笛，顾不了捏眼了。然后你手里拿着本，走着调度，上半截和下半截就不

在一块儿了。上半截已经演上了，下半截还在踱步呢，根本就没跟心上。等到你固定下来表演状态，你很难重新去调整脚步。因为我们又不是舞蹈演员，我们支配身体，自由使用自己身体的这种能力没有他们好，语言和身体便是脱节的。如果到连排的时候，你还处在一种完成导演安排的状态下，没有主动驾驭自己，让角色驱使你行动的话，到了舞台上你的角色不可能给予观众真实感。所以和人生一样，随着时间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排练的不同阶段，每步都不能掉队。

在生命的轮回中，直面死亡的时候，弘一法师说：“不要难过，去去就来。”而鲁迅先生的态度则是“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鲁迅是以这种坦荡，这种彻底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第一人。据说《鲁迅全集》是全集类图书里最受欢迎的，说明鲁迅永远不过时。

2004年的我，人到中年，有一种人生如爬坡的感觉。人的生理机能真的有一个高点，然后开始下坡。我自认为在这个曲线上我开始走下坡，我知道不可能什么好事都是我的，我并不觉得我淡泊名利，我没有做到完全不在乎名利，淡泊名利只是不要过分在乎它。没有名利的时候当然要有名利之心，没有名利的吸引、刺激、鼓励，要向往金牌。哪怕是游戏，也要玩得痛快。等下完坡到了平地，就像长江水过了吴淞口，就到了汪洋一片、去去就来的时候。那海平面被烈日蒸发起腾腾的雾气，化为云朵飘回喜马拉雅，“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落下雪又结成了冰峰，阳光再将其融化成长江之源和黄河之源。物质不灭，生命时时都在循环往复。

《一轮明月》和《鲁迅》这两部片子检验了我一下。这两部片子是对在北京人艺成长的一个表演总结，一次考试，看看我创作角色的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虽然它们不是话剧，但是在塑造角色方面，我在提升演员创作角色的方法。

我以为，弘一法师、鲁迅先生的形象塑造，是我多年来在舞台实践中、向前辈艺术家学、跟我尊重的同行学的结果。塑造角色，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创造的角色，创作的人物有文学意味的性格，我在这两个电影角色中得到了锻炼。

我很得意自己演了这两个角色，我觉得没有人像我这样幸运。我希望这两个角色不只是和我，而是能和更多的观众朋友有着交往。这两部电影虽然在院线没有放映太多，但是我相信，在将来，甚至是几年、几十年以后，大家会知道，在中国不仅有贺岁片，不仅有商业武打片，还有这样值得坐下来观看的电影。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赵聪：推动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

本报记者 张丽

6月21日、22日，文化和旅游部重点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中央民族乐团年度新创民族音乐会《颂·黄钟大吕》历经三年创作打磨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音乐会以中国古代乐律体系——十二律吕作为主线，以“黄钟大吕”背后积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为轴，集结国内顶级主创团队，用创新性的舞台呈现和演奏形式致敬千年辉煌历史、鸣奏新时代“黄钟大吕”，赓续中华文明、礼赞伟大时代。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

长赵聪表示，本场音乐会中，以“八音”之乐为始，在“十二律吕”的串联下用音乐梳理中华历史绵延千年的脉络，用当代音乐理念解构、重建经典作品，用全新舞美技术建构东方音乐聆赏空间，用作品诠释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用合美之音最终奏响新时代的“黄钟大吕”，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美乐章。可以说，中央民族乐团用这台音乐会完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此后，乐团将继续肩负起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刘媛媛：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杨雪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首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刘媛媛演唱的《国家》在海外拥有很高的传唱度，刘媛媛也因鲜明特色和富有魅力的声线被广泛接受。她还是国家乡村振兴局唯一一位“中国扶贫宣传形象大使”，近年她把舞台放于广阔的村间山寨，走过全国70多个县。“如何推动各族兄弟姐妹更好地融合发展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一直以来思考与关注的重点。”刘媛媛说。刘媛媛在深入民族地区时了解到很多地方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她认为，新时代不仅要追求物质的富足，还要让各族群众体会精神的富足、得到文化的滋养，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刘媛媛今年的提案也是聚焦各民族文化融合，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促进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刘媛媛说。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她建议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议努力创作一批歌颂民族团结的歌舞节目，让民族文化在歌曲、舞蹈艺术中得到创新发展。让歌曲、舞蹈艺术成为各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在舞台上展现多姿多彩、团结奋进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时还建议国家级团定期深入最基层民族地区、村寨，除慰问演出外，兼顾培训、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采风等，深度挖掘当地的民族民俗文化潜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故事，培养当地文化人才，建设当地高水平文艺演出队伍，持续性为基层文化贡献力量，让基层有更多本土文化人才，让基层民族群众在新时代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叶舟：扎根河西大地 拥抱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舟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海外版权推介暨签约仪式举行，多家海外出版机构与作者叶舟及浙江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凉州十八拍》的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阿拉伯语、泰语、尼泊尔语等语种的翻译出版合作协议。

《凉州十八拍》以千里河西为创作背景，以古凉州为故事原点，深入探寻了河西大地蕴藏的中华文化密码。书中出场人物达百余人，将鸠摩罗什、萨迦班智达、铜奔马、祁连山、绿洲，以及广阔的民间社会熔为一炉，呈现了一幅幅可信、可爱、可敬的风俗画卷。作品曾入选2022年全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项目，自2022年12月出版问世以来，市场反响热烈。

“我从从小就生活在黄河上游，生活在兰州这座重要的水陆码头上。巧合的是，我所在的兰州城，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境内。在这里，可以望断千年，看尽春秋。不仅有大河东去、佛法西来的遗址，不仅有民族融合、各美其美的传说，不仅有语言共生、和平遍地的光阴，即便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仍旧充斥着丝绸之路这一条伟大的通道，给予我们这个国家的慷慨馈赠。”在叶舟看来，如果写作是一种宿命的话，那么河西走廊就是他的文学版图之一，也是他的文学故乡。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的故事都发生河西走廊，于他而言，这是光荣，更是使命。

对于作品“出海”，叶舟表示，每一本书都是一颗果实，而作者不过是诚恳的园丁，目光殷切地期待着更多的人前来品尝，给予肯定。

人生 撷英

悠闲是生命的韵律

朱步楼

悠然自在、闲适自得的悠闲，是每个人神往的生活境界。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悠闲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奢侈品。

悠闲是身体与精神劳碌后的休憩，是生命本体进入自然的状态，如山涧的清溪舒缓地流淌、像天空的白云悠然地徜徉，有着荡涤一切世俗尘埃之后的自在和快乐。作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这又是一种必需品。

正如紧张忙碌、追求事业成功是生命中激昂奔放的韵律一样，品味悠闲、获得身心愉悦，则是生命中浪漫灵动的韵律。

悠闲是张弛有度。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

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悠闲绝不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那种无所事事的“闲”，要么身无一技之长，难以适应社会需求，不得不闲；要么依靠“啃老”，过着无忧无虑而又淡而无味的生活；要么甘于“躺平”，让自己心满意足地在百无聊赖中度日。悠闲的妙处，这些人无法领会，而只有一直忙碌着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唐代诗人李涉曾写下尽人皆知的千古名句：“偷得浮生半日闲”。人们向往的悠闲，应该是从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偷”来的。悠闲之难得，才使之弥足珍贵。忙里偷闲、有张有弛，才能品尝到悠闲的真味。

悠闲是获得更好的自己。适时悠闲，让生命在短暂的放松和调整之后得到更大的活力，以挑战更多的惊喜与不可能，这是人生价值的塑造，也是生命质量的提升。法国数学家潘嘉森在解答数学难题过程中，有时意兴不佳、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时，就放下手中工作，去乡村散步、看花草树木，放空自己。好多灵感正是在这种悠闲状态下产生的。袁隆平在科研中遇到困顿迷茫之时，常常拿起小提琴拉上几曲，或者坐在田埂河边，看绿草茵茵、听溪流潺潺，放松身心以减轻压力、恢复精神、活跃思

维。忙而不乱、闲而不怠、张弛有度，这是一种大境界。

林清玄曾在文章中介绍过他的悠闲，是读书、写作间隙的泡茶：洗茶、冲泡、品茗，整个泡茶过程就像一次心灵洗礼，放下世俗纷扰、接受灵魂拷问。当今社会，人们的闲暇时间高度碎片化，而这些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又更多地被手机、网络所填充。不少低头一族的青年人沉湎于玩游戏、刷抖音和浏览各种泡沫信息，很难让内心宁静下来，与自己共情对话。悠闲不是谋划和创造出来的，需要内心的恬静、从容和旷达，放松紧绷的神经，让理性成为一把钥匙，打开自己谛听自己省察自己，才能有心灵自在安详的陶冶。从这个意义上说，悠闲也是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路径。

潜心致志、精进自己，做有兴趣、有梦想的事，就会领略悠闲的诗意境界。正如萧伯纳所说：“真正的悠闲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一个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兴趣和爱好，一旦进入到全神贯注、物我两忘境地，体验到的便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悠然自得。“勤靡余劳，心常有闲”。这种娴熟痴迷地孜孜不倦，“能闲世人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

所闲。”自由自在的悠闲惬意，正是在不断追求兴趣和梦想中实现的。

悠闲是怡情养性。不被沉重的物欲所累，不被世俗的名利所缚，放松身体、放空心灵，就会在闲暇中发现美好、感受清欢。清人张潮深得悠闲三昧：“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艺荷可以邀蝶、栽竹可以听雨、植树可以待风、折枝可以入画、煮茶可以清心，看云卷云舒、落霞孤鹜、鸟鸣蝉鸣、花开花谢，“却是闲中有忙处，看书才了又看山”，无一不是生命洒脱的安顿和自由的舒展。

读书是一种高品质的悠闲。梭罗说过：“一个有时间增加他灵魂的财富的人，才能真正享受闲暇。”在朝霞的清晨、在静谧的午后、在落日的黄昏，泡上一杯茶、捧起一卷书，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用别人的体验，来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让你与古圣先贤共话英华、与当代名家共话未来，“坐地神游八万里，纵横上下五千年”，在悠静闲适中品享人生的无限快慰。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田静：留住土味 再续传承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第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田静在发言中表示，只有留住土味，才能再续传承。

田静表示，作为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建水享有千年古城的美誉，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它文物古迹荟萃，风景名胜诸多，更有“古建筑博物馆”之称。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建水紫陶，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统技艺自成一脉。传统技艺造就了建水紫陶泥料细、胎壁厚，具有耐高温、散热慢、透气好、能防潮的特点，特别适合普洱茶、白茶长期储存，用作茶饮器具，独特的“阴刻阳填”工艺，形成了建水紫陶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与魅力。

田静认为，当前，人们对非遗

保护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首先，要加强保护。这种保护不仅限于每一个非遗项目本身，更要对项目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传统技艺技能、生产生活价值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整理，守护好非遗生长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土壤。其次，是加强传承。把技艺传下去，从事的人多了，会的人多了，就是对非遗传承最好的保护。第三，是要为非遗所需。非遗技艺源于生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非遗应融合到当下的生活，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创新。



人物掠影

